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三十三 三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孫　溶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　墉

謄録監生臣陳秉寧

山堂肆考卷三十三　　明　彭大翼　撰

君道

聖德

商書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又曰咸有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欽明文德

虞書若稽古帝堯曰放勲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

被四表格于上下

温恭允塞

虞書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

玄德升聞

克勤克儉

虞書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

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

克明克類

詩大雅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

不邇聲色

商書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寛克仁彰信兆民

不侮鰥寡

周書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無逸文王徽柔懿恭懷

保小民惠鮮鰥寡

恭默思道

商書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兹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夙夜毖祀

周書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

好謀能聽

漢高祖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而性明達好謀能聽

雄才大畧

班固曰孝武初立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興太學脩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如武帝之雄才大畧不改文帝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躬脩玄默

漢文帝躬脩玄默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

總攬權綱

東漢光武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

詔恤饑寒

漢景帝詔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工害則寒之原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

事從寬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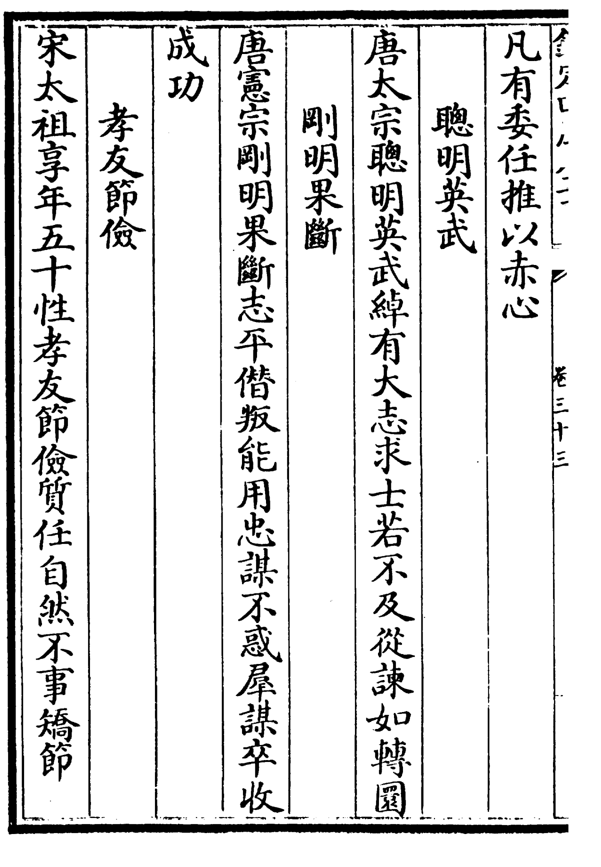
東漢章帝每事必從寬厚感陳寵之義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平徭簡賦人賴其慶而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故蕃輔克諧羣后讓德

幽枉必達

東漢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内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

倜儻不羈

唐高祖倜儻不羈豁達有大度且至性剛直無所矯飾



凡有委任推以赤心

聰明英武

唐太宗聰明英武綽有大志求士若不及從諫如轉圜

剛明果斷

唐憲宗剛明果斷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謀卒收成功

孝友節儉

宋太祖享年五十性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節

忠厚惻怛

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恭儉仁恕忠厚惻怛所以培國本者厚矣謚之曰仁誠無愧焉

篤好文籍

宋太宗親録囚徒洞察微隱斷决庶事日旰忘食抑祥瑞之獻卻尊美之稱樂忠讜之言徵遺逸之士其於文籍尤所篤好

表章理學

宋理宗表章理學使濂洛考亭之道大明於天下

聖孝

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

虞舜大孝

中庸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

武王達孝

中庸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進藥先嘗

漢文帝居代時母薄太后嘗病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非先嘗弗進仁孝聞於天下

進御親試

唐玄宗自蜀還御望賢宮南樓肅宗望樓辟易下馬趨進樓前再拜稱賀玄宗下樓帝匍匐捧玄宗足嗚咽不

自勝扶玄宗升殿尚食每進一味必先嘗之飛龍御馬必先選視然後進御

謁陵悲慟

東漢明帝嘗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既寤悲不能勝明旦率百官上陵帝從席前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慟悲涕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望陵涕泗

唐玄宗開元十七年謁橋陵至壖垣西闕下馬望陵涕

泗行及神武門號慟再拜且以三府兵馬供衛遂謁定陵獻陵昭陵乾陵乃還

必欲終禮

晉武帝居文帝喪雖從漢魏之制既葬除服而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哀毁如初喪者有司奏改服進膳不許必終禮而後服吉及太后之喪亦如之

不忍為樂

見聖壽

送葬跣行

唐高宗性至孝初葬元貞太后遇祁寒跣行二十餘里足皆流血毁頓之極哀感行路有時得珍味必先薦享而後食

侍疾髮變

唐高宗為皇太子時太宗嘗命遊觀習射太子辭以非兒所好願奉至尊居膝下後從幸翠微宫太宗苦痢增劇太子侍疾旬日之間髮有變白者太宗泣曰古之孝

者不過文王汝今晝夜不離吾側口嘗湯藥盛年髮變為白則汝之孝敬過文王矣吾雖殞歿亦無所恨

納履入閤

唐貞觀十三年帝謁獻陵至小次降輿納履入閤門西向再拜慟哭俯伏禮畢改服入寢宮執饌以獻閱高祖及太穆后服御悲感左右步出司馬北門泥行二百步

掖輦至宫

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傳位於太子眘太子固讓不許

遂即位班退上皇即駕之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曦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

朝會慶殿

宋仁宗欲於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令帝不從天聖五年春正月朔率羣臣朝太后於會慶殿

朝景靈宮

宋神宗以先朝御容多寓寺觀乃作十一殿於景靈宮凡神御皆迎入元豐五年詔歲以四孟月朝獻景靈宮

思后不寧

宋宣和皇后韋氏在金高宗謂輔臣曰皇后春秋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寧處屈己講和正謂此耳紹興七年從朱震請遥尊為皇太后

事后甚謹

紹興十二年皇太后至自金帝事之甚謹先意承志惟

恐不及或一食稍減輒不勝憂懼常戒宮人曰太后春
秋高惟優游無事起居適意即壽考康寧事有忤意者
勿令知第來白朕

聖製

楊子曰聖人之言炳若丹青又曰聖人矢口而成文

伏羲畫八卦

漢五行志伏羲氏受河圖則而畫之為八卦

大禹叙九疇

周書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注云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即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也

歌薰風

見風

唱慶雲

宋符瑞志舜時景星出房地出乘黄之馬和氣普應慶雲興焉百官相賀而歌慶雲帝乃唱之曰慶雲爛兮糺

漫漫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羣后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洪於一人帝乃載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物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於聖賢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以竭褰裳去之

湯銘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武誠

史記武王爲誡於席之四端至於几檻盥楹帶履觴豆户牖弓劍皆銘焉又太公陰謀曰武王衣銘云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云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觴銘云樂極則悲沉湎致非社稷爲危

文王繫辭

易八卦伏羲所畫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彖辭爻辭也彖者言乎象者也文王所繫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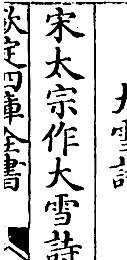
者言乎變者也周公所繫

康王冊命

周書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注云畢公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文王廟命之書有畢命之篇乃命畢公保釐之冊命也

告四方

周書王來自奄至于宗周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訓百官

周書有周官之篇乃成王訓迪百官之辭也

大風歌

漢高祖過沛召父老飲酒酒酣擊筑而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王伯之用心乎

大雪詩

宋太宗作大雪詩賜學士云輕輕相亞凝如酥宮樹花

粧萬萬株宋真宗有瑞雪詩

秋風辭

見風

秋風曲

唐明皇製秋風高一曲每奏之則秋風徐來庭葉交墜

體傷輕靡

南史梁簡文帝六歲能屬文雅好賦詩其自序云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文體傷於輕靡時號宮體

體非純正

唐太宗作宫體詩命羣臣賡和虞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純正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曰朕試卿爾

獲麟作歌

漢武帝元狩元年祠五畤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歌

鈞魚賦詩

宋呂正惠公端叅知政事真宗多獨召至便殿語必移時時呂蒙正為相會宴後苑上作釣魚詩欲餌金鈎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上意已屬呂端數日罷蒙正而相端

羲皇篇

漢靈帝作羲皇之篇實無救於喪亂

孔顔賛

宋太祖視學詔塑先聖先賢像自為賛書於孔顔座端

其賛文宣曰尼父挺生河海標異祖述堯舜有德無位

真宗亦有文宣王賛

祥瑞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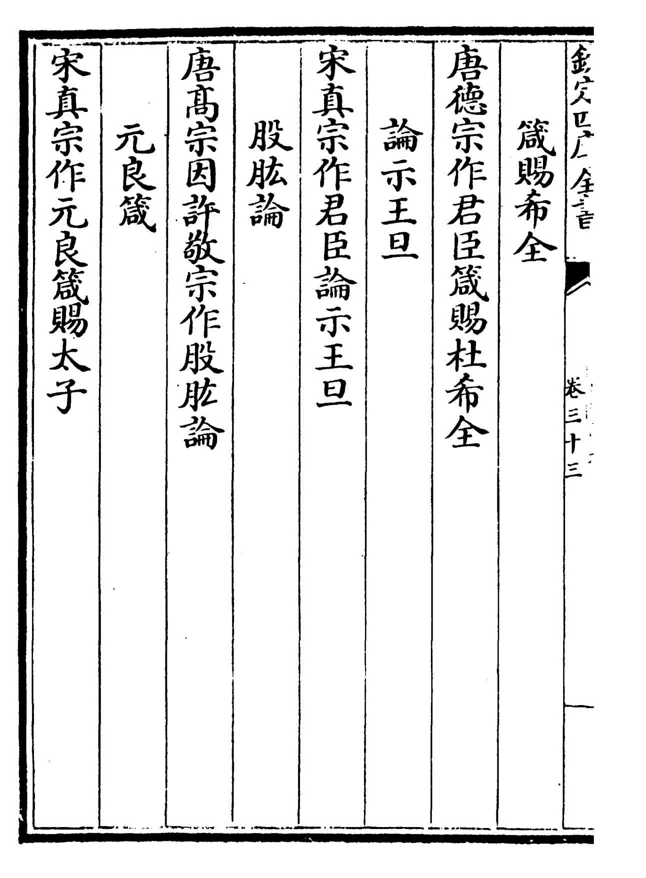
宋真宗作瑞雪詩及文武七條其他軫田夫吟自戒箴

祥瑞論對照詩與夫正説十篇真可與典謨相表裏

攻守圖

宋神宗慨西方多難北虜未平詔賜王韶御製攻守圖

行軍環珠總要神武秘畧風角集占又製景福内庫詩



箴賜布全

唐德宗作君臣箴賜杜希全

論示王旦

宋真宗作君臣論示王旦

股肱論

唐髙宗因許敬宗作股肱論

元良箴

宋真宗作元良箴賜太子

自謂人莫能及

劉宋文帝以鮑昭為中書舍人上好文學自謂人莫能及昭悟其旨為文章遂多鄙言俚語實不盡其才也按昭即鮑照李商隱詩有肥烹鮑照葵之句後以武后名嬰唐人讀照為昭耳

不欲人出其右

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冑死帝誦其詩曰庭草無人隨意緑

復能作此語耶苕溪漁隱曰人君不當與臣下爭能煬帝忮心一起二臣皆不得其死哀哉然人臣亦當悟其微旨如王僧虔鮑昭者豈非明哲保身之要術乎

範賜太子

唐太宗作帝範十二篇賜太子又作金鏡録示侍臣作訓戒六篇示諸生

詩賜神童

宋真宗賜神童詩七閩山水多才俊三歲奇童出盛時

家世應傳清白訓嬰兒自得老成姿初嘗學步來朝謁
方及能言解誦詩更勵孜孜圖進益青雲千里有前期

詠日詩

見日

敬天圖

宋孝宗躬勤庶政每遇災異樂聞闕失乾道中詔輔臣
曰朕近日集尚書中所言敬天事編爲兩圖以備朝夕
觀省名曰敬天圖

欹器論

宋仁宗出欹器陳於邇英閣諭丁度等曰朕思古欹器之法試令工制之以示卿等命以水注之中則正滿則覆虛則欹亦日中則昃月盈則虧之理朕欲以中正臨天下當與列辟共守正道因作欹器論

危竿論

宋仁宗慶歷四年御邇英殿出危竿論二篇以述居高謹危之意元祐中吕大防劉摯等釋之曰聖意以為人

君居至高至危之地須用正直之人譬如危竿須用正直之木古人謂邪蒿人君不可食食之固無害以其名不正也況用邪佞小人乎

司馬通鑑序

宋神宗嗣位之初司馬光首進資治通鑑既為之名又為之序

東坡文集贊

宋孝宗賜蘇嶠以東坡文集贊猗嗟若人冠冕百代忠

言讜論不顧身害凜凜大節立朝乃見敬想高風掩卷三嘆

慰邊詩

宋太宗作慰邊詩賜近臣又作詩賜趙普真宗即位藏之禁中如太清樓玉清殿龍圖閣所藏聖製是也

損齋記

宋高宗中興親書御製中和堂詩賜張浚又製文宣王及七十二子贊金芝之詠又作損齋記聖政序其損齋記

大畧以清心寡慾省徭薄賦爲主

喜捷詩

宋真宗咸平三年范廷召等引兵追契丹至莫州破之遣使奏捷上作喜捷詩又嘗作勸學文

勤政論

宋真宗天禧初著祥瑞勤政二論春秋要言又詔築堂爲皇太子就學之所賜名資善親作記刻石堂中

憫農歌

宋真宗作憫農歌又作十一經詩及賜近臣稼穡倍登詩又作為君難為臣不易論

用人論

宋孝宗之聖製若用人論若春賦若新春喜晴詩若原道辨

寛財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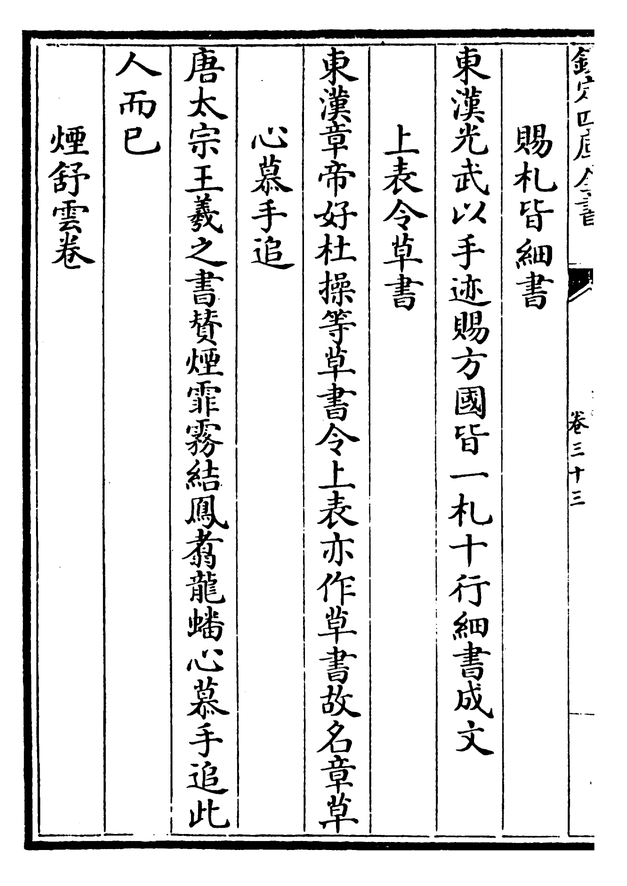
宋真宗作寛財論賜李士衡

恤刑詔

宋理宗嘉熙中作敬天十二圖淳祐初作十三聖賢贊
又作訓廉恤刑二詔中庸大學二賛

聖翰

古今源流至論傳稱包羲作龍書神農作穗書黄帝
史蒼頡作鳥跡篆少昊作鸞鳳書顓頊作科斗書帝
堯作龜書文王作鳥書然此皆不見於經而雜出於
緯書未必可盡信也盖自秦蒙恬造筆蔡倫作紙東
漢以來人主始從事於翰墨之工



賜札皆細書

東漢光武以手迹賜方國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

上表令草書

東漢章帝好杜操等草書令上表亦作草書故名章草

心慕手追

唐太宗王羲之書賛煙霏霧結鳳翥龍蟠心慕手追此人而已

煙舒雲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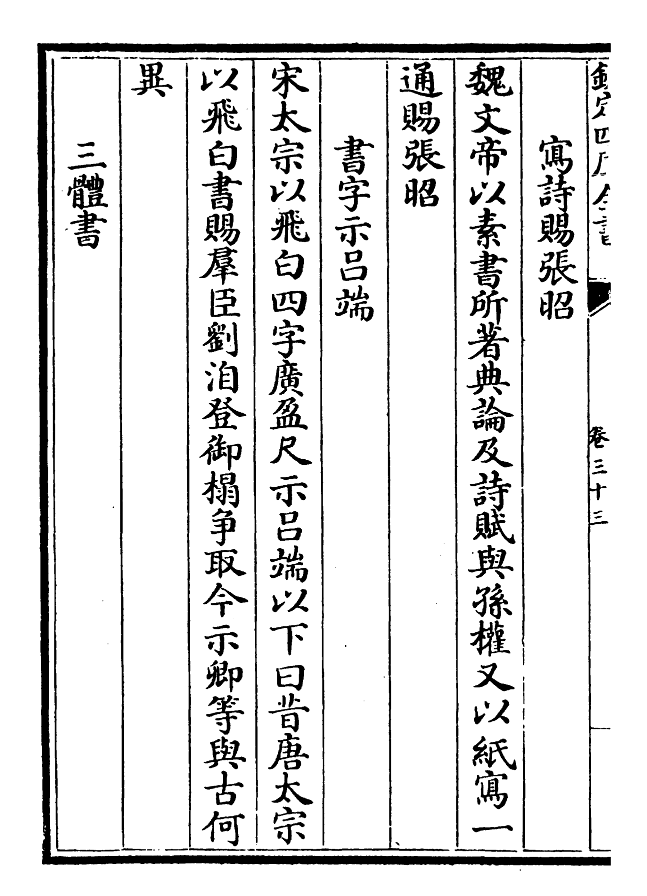
唐憲宗親灑仙毫鸞鳳搴翔煙雲舒卷此皆翰墨之可稱者也

飛白賜羣臣

唐太宗始以飛白賜羣臣又以飛白賜馬周又賜李靖詔書數函

飛白賜侍臣

唐高宗嘗為飛白賜侍臣戴至德郝處俊李敬元崔知悌等



寫詩賜張昭

魏文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與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賜張昭

書字示吕端

宋太宗以飛白四字廣盈尺示吕端以下曰昔唐太宗以飛白書賜羣臣劉洎登御榻爭取今示卿等與古何異

三體書

宋太宗淳化中蘇易簡請以所賜詩刻石帝復為真草行三體書其詩

二幅書

淳化中上親書二幅云公平行政惠愛臨民奉法除奸方可為勞績又別書二千餘幅賜尹玘等

太宗法帖

宋真宗祥符五年内出太宗御書法帖示輔臣曰太宗嗜學實由天縱屬思援翰必極精妙

仁宗筆勢

宋仁宗宸翰邁逸筆勢有法飛白書尤精

八字賜李符

宋太祖命李符知京西轉運特書李符到處如朕親行八字賜之

四字付易簡

宋太宗淳化二年上書飛白玉堂之署四字召蘇易簡付之以為玉堂盛事

二字賜張錫

宋仁宗皇祐二年張錫講書禁中上飛白書博學二字賜之

六字賜秦檜

宋高宗嘗書一德格天之閣六字賜秦檜孝宗又書明良慶會之閣六字賜史浩

書秘閣字

宋太宗端拱元年秘閣成李至乞賜新額上乃飛白秘

閣二字賜之

書迴鑾詩

真宗幸澶淵有御製迴鑾詩乃親書之

勒於碑陰

淳化中李至請以上草書千字文勒石上曰此無可取

孝經百行之本朕當自書勒於碑陰

寫於座右

宋高宗建炎二年親寫旅獒及大有大畜二卦與孟子

之言於座右素屏又嘗御書資治通鑑第四冊

寫字得趣

宋太宗出御書扇賜羣臣謂宋琪曰朕聽政之外未嘗晝寢惟讀書寫字自得其趣

寫字為娛

宋孝宗謂近臣曰朕無他嗜好或得暇惟讀書寫字為娛因取郭熙秋山平遠詩賜馬

書經史

宋太宗嘗草書經史三十紙刻石模印詰名山藏之或賜丘園養素好古博雅之士

書文賦

宋理宗寶慶初書文賦以賜天下

書恤刑詔

宋紹興二年詔以恤刑手詔刻石頒諸郡縣奉使魏良臣曰虜人得上親筆恤刑書墨本曰恤民如此民心安得不歸

書烝民詩

寧宗嘉定十四年宸翰書車攻烝民南山有臺及緇衣詩賜大臣

天章閣召觀

宋范蜀公東齋記仁宗嘉祐間召羣臣天章閣下觀書并閱瑞物親作飛白書令搢笏以觀歐陽修為記王珪為跋

化成殿醉書

仁宗飛白書四民安樂字題其旁曰化成殿醉書邵雍釋之曰帝雖在酒所嬪御在列尚不忘四民故自帝王以來獨以仁謚之也

賜十二字

真宗天禧中上在東宮賜張士遜十二字曰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又曰日新其德蘇軾為賛祥符中上又飛白書向敏中張詠姓名付宰相曰此二臣姓名也朕將用之

書三十軸

宋仁宗慶歷四年上於邇英閣出御書三十軸凡二十五字

書賜進士

宋高宗嘗親書儒行中庸賜進士

書賜殿帥

宋孝宗御書賜殿帥以下曰朕惟將帥之弊每在敵功而忌能尊巳而自任

書子儀傳

建炎四年韓世忠兩鎮節鉞高宗手書郭子儀傳賜之

寫充國傳

建炎六年上曰昨在會稽嘗寫趙充國傳以賜諸將七年秦檜乞以御書羊祜傳刋石頒諸宰執及侍從上從之理宗端平中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字賜魏了翁

書唐人詩

宋哲宗元祐中以御書唐人詩賜范祖禹等各一首

書周易卦

宋寧宗嘉泰初御封尚書説命毛詩天保周易泰卦唐七德舞以賜臣下

書清淨字

宋仁宗至和中有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亦頗佳之乃特為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為奇絶出三百點外

書恭儉字

宋仁宗時夏竦為相臺諫交言其非攺樞密使上親書恭儉二字賜之按竦字子喬江州人應制舉教仁宗書

誠齋二大字

孝宗淳熙十三年召宮僚宴集上索一大研命磨潘衡墨染屠覺竹絲筆揮誠齋二大字及贈侍讀楊檢祥六小字識以清賞堂印

石湖二大字

淳熙八年上親御翰墨大封石湖二字以賜范成大

立石尚書省

高宗紹興二十九年御書戒驕惰勵廉節六字詔於尚書省立石以墨本頒之於中外

刻石國子監

紹興五年上曰朕無事惟静坐觀書所得甚多時上所寫六經論孟之書皆畢因刻石於國子監仍頒墨本賜諸路州學又書無逸分為二圖設於講殿之壁

親書石經

宋高宗專意經術親書石經命儒臣紬繹其說雖祁寒隆暑畧無倦怠

御書洞規

宋理宗淳祐中嘗御封白鹿洞規又書考亭書院嶽麓書院潭州明堂等字及中庸大學賛

蘇東坡仁宗飛白書記

畧云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保曲阜之履不若傳此

書考追蠡以論聲音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歜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見此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為忠厚而恥為浮薄或由此也夫

歐陽修仁廟飛白書記

略云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於

子履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聖學

劉向新序子夏對哀公曰黄帝學於大真顓帝學於錄圖帝嚳學於赤松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招禹學于西王國湯學于成子伯文王學於時子思武王學於虢叔

精一

虞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緝熙

詩大雅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勝怠勝欲

武王以尚父為師尚父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武王聞之退而為銘書於席几

觴豆

制事制心

商書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
後昆
時敏
商書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兹道積于厥
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徳修罔覺
月將
詩周頌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
明此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自為答之之言也

學於甘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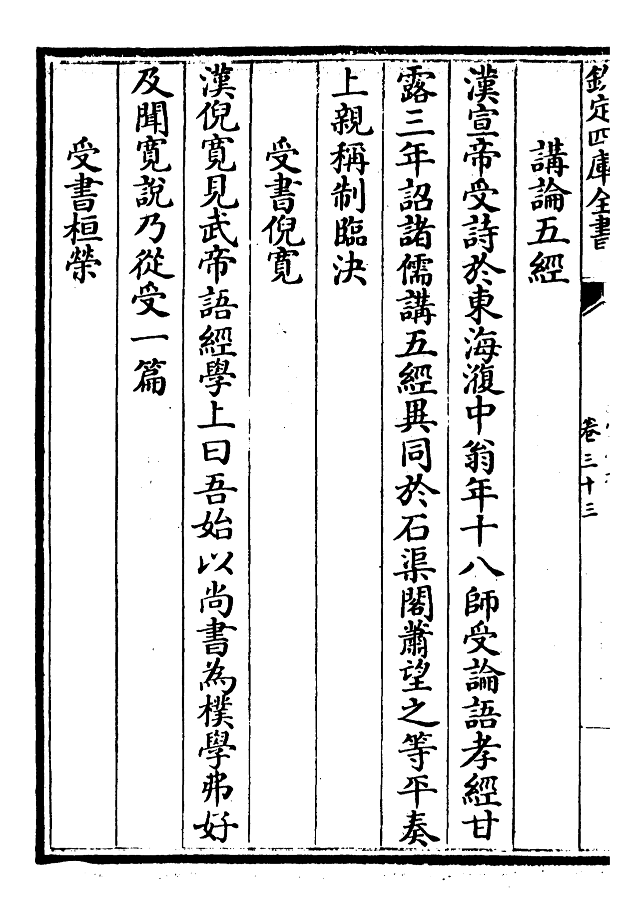
商書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於甘盤既乃遁於荒野入宅於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學於伊尹

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

表章六經

班固曰漢高宗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



講論五經

漢宣帝受詩於東海澓中翁年十八師受論語孝經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蕭望之等平奏上親稱制臨決

受書倪寛

漢倪寛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寛說乃從受一篇

受書桓榮

東漢明帝為太子時受書於桓榮及即位躬臨辟雍行養老乞言之禮諸儒執經問難於前

召公卿講經

東漢光武隴蜀平後數召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寢故樊準疏云光武中興投戈講藝息馬論道

會生儒議經

東漢章帝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四年召博士議郎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作

白虎議奏一篇

欽情經術

唐太宗身屬櫜鞬欽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既即位置弘文館悉引學士更番直宿討論古今文籍

留意墳典

唐憲宗留意墳典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書皆三復其言又集前代君臣事迹書於屏風

剌作王制

漢王吉上疏文帝使博士諸生剌六經中作王制

詔藏孝經

唐太宗詔天下家藏孝經

聚書廣聞見

宋太祖初為周將時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有奇書不悋千金購之顯德初從周世宗平淮有譖之者曰趙匡胤私有重車數乘世宗遣人察之果然令引入面開之

惟書數千卷世宗異之且曰卿方為將帥當堅甲利兵何用書為太祖頓首曰第無奇謀上賛聖德所以聚書者欲廣聞見增智慮也世宗曰善

讀書鑒廢興

宋太祖謂宋琪曰朕性喜讀書開卷有益每見前代廢興以為鑒戒每暇日則問侍讀呂文仲以經義侍書王著以筆法葛湍以字學

惟好堯舜周孔之道

唐太宗嘗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不為言語文字之學

宋太祖讀書至尚書舜典則嘆近代法網之密讀史至釋之定國則責御史以不究以儒臣理財以士人理獄令宰相以讀書勸武臣以讀書朱文公所謂太祖不為

言語文字之學而方寸之地直與堯舜合是也

畢事御經筵

宋英宗嘗謂侍臣曰凡學之道戒在中止故視事畢不俟進食即御經筵

退朝看文字

宋哲宗時起居舍人王巖叟因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何以消日帝曰惟看文字對曰陛下以讀書為樂天下幸甚

炎暑不輟

宋仁宗天聖四年王旦曰陛下萬幾之下留意經術雖寒暑不輟

風雨不易

宋神宗元豐八年史臣曰上聰明英睿聖學高遠每論經史多出人意表間日一御經筵遇英講讀風雨不易禁中觀書或至夜分一日孫思恭侍讀講孟子至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思恭泛引古今助

順之事而不及親戚畔之者帝顧曰微子紂之諸父抱祭器而奔周非親戚畔之耶思恭再拜稱服明睿

龍圖閱書

宋真宗景德二年幸龍圖閣閱太宗御書又觀諸閣圖書朕退朝之暇無所用心即此圖書以自娛耳

邇英論詩

宋仁宗慶歷五年幸邇英閣講詩匪風篇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鬵帝曰老子謂治大國如烹小鮮與此同否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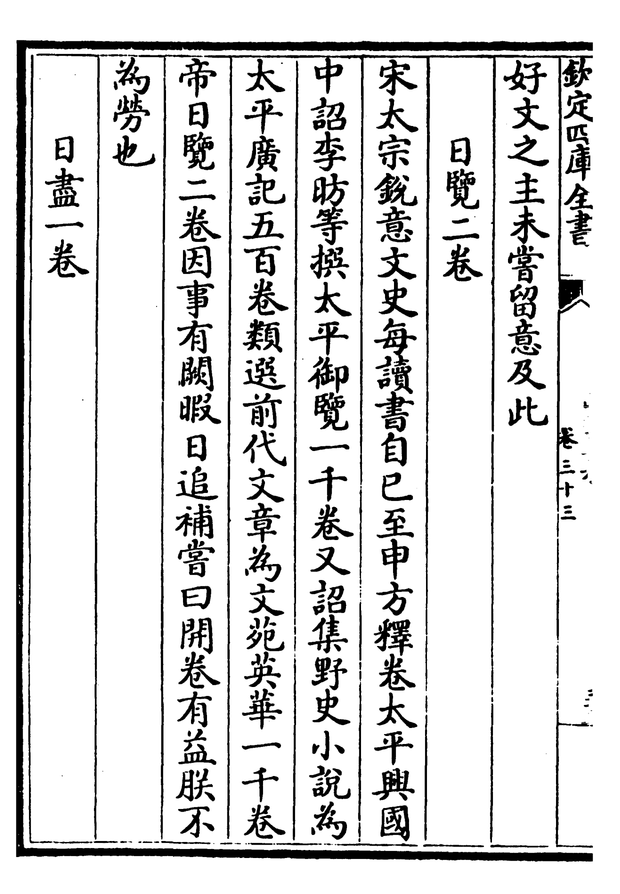
度對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

質問經義

宋真宗幼尚文雅專以講學屬詞為樂及即位每召諸王府侍講邢昺等及國子直講孫奭更侍講說質問經義

善評文體

宋仁宗謂王曾曰兩漢書文辭温雅唐書終不及也曾退相謂曰上閱經史見前代述作之體且善評之自昔



好文之主未嘗留意及此

日覽二卷

宋太宗銳意文史每讀書自巳至申方釋卷太平興國中詔李昉等撰太平御覽一千卷又詔集野史小說為太平廣記五百卷類選前代文章為文苑英華一千卷帝日覽二卷因事有闕暇日追補嘗曰開卷有益朕不為勞也

日盡一卷

宋孝宗謂講官曰進讀三朝寶訓幾時終篇朕樂聞祖宗謨訓雖日盡一卷亦未為多

夜讀周禮

唐太宗曰朕夜讀周禮真聖作也謂魏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

夜讀尚書

宋高宗曰朕居常禁中自有日課夜讀尚書率二鼓乃罷

講大學衍義

宋理宗端平元年詔真德秀進講大學衍義又臨太學

御崇化堂命祭酒曹豳講禮記大學篇

講通鑑綱目

宋理宗嘉熙元年詔經筵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聖治

易繫辭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諸乾坤

造書契

伏羲氏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制嫁娶以儷皮為禮結網罟以教佃漁養犧牲以充庖厨

教耕種

神農氏斵木為耜揉木為耒始教耕種嘗百草始有醫藥作五絃之瑟教人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平章百姓

虞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

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表正萬邦

商書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又曰克寛克仁彰信兆民

齊七政

虞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重五教

周書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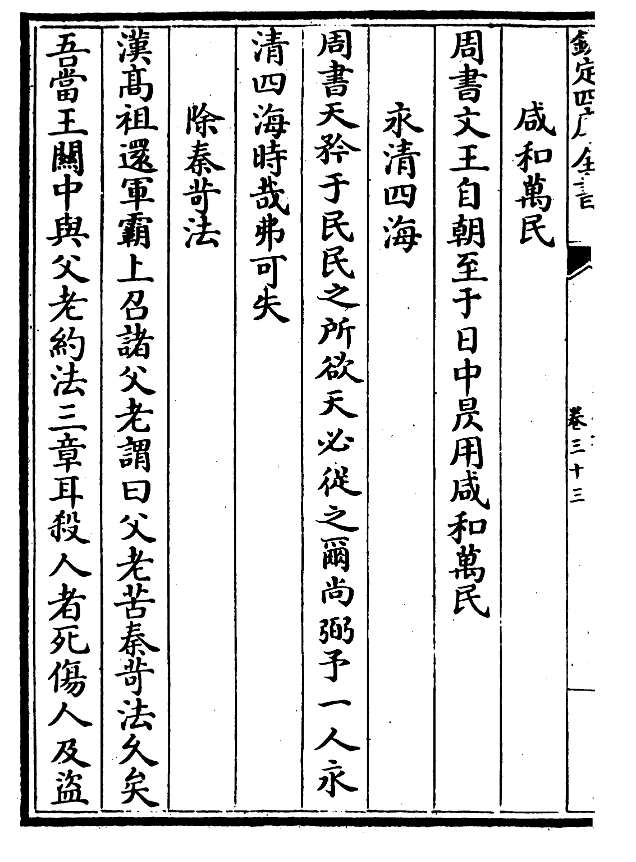
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九功惟叙

虞書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按水火金木土穀為六府正德利用厚生為三事合六與三為九功

六府孔修

夏書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咸和萬民

周書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用咸和萬民

永清四海

周書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除秦苛法

漢高祖還軍霸上召諸父老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

抵罪餘皆除去

用夏正朔

漢武太初中大中大夫公孫卿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壊廢宜改正朔倪寛議以為宜用夏正乃詔卿等造漢太初歴以正月為歳首

幾致刑措

漢文帝承高祖掃除煩苛與民休息之後加之恭儉以養天下是以當時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幾致刑措

掃除亂畧

唐高祖承亡隋之弊舉晉陽之兵命將出師掃除亂畧

上下相安

漢宣帝興於閭閻厲精為治五日一聽政事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

户口滋殖

東漢明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是以吏得其人民安其業遠近畏服户口滋殖焉

置九郡

見地

分十道

隋末豪傑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率來歸上皇割置州縣以寵禄之至是太宗以民少吏多悉併省之因山川形便分為十道曰關内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注云關内以京官遥領河南治陳留河東治晉陽河北治魏郡山南治漢中隴右治西平

淮南治廣陵江南治吳郡劒南治蜀郡嶺南治南海

旌循吏

東漢光武以卓茂為太傅封褒德侯斷曰光武即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而獨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於草萊之中寘諸羣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國長久盖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念功臣

東漢章帝建初七年封蕭何末孫熊為鄼侯史斷曰念

功也

比迹湯武

唐太宗稟聰明之性抱文武之才比迹湯武庶幾成康

無讓漢唐

宋太祖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贓吏重法州郡司牧下至幕職躬自引對務農興學慎罰薄歛與世休息迄於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更三代而降論聲名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無讓於漢

唐云

山堂肆考卷三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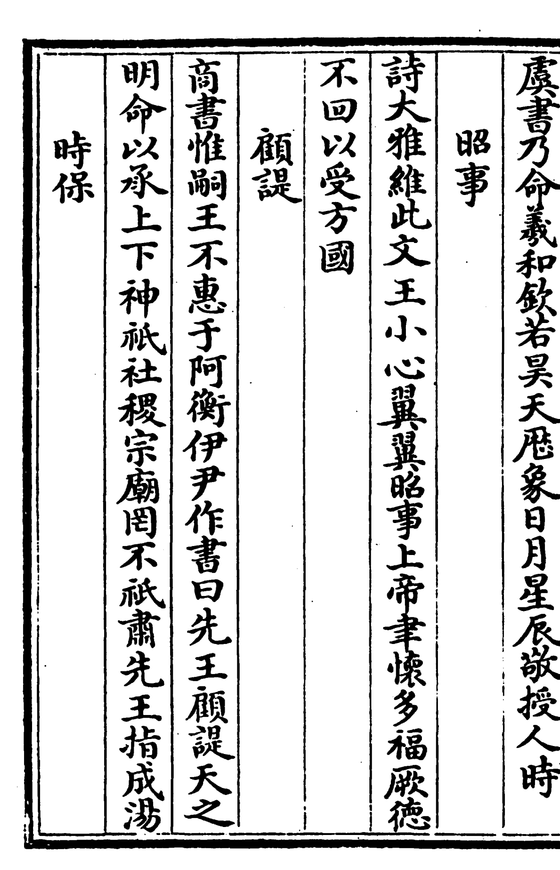
山堂肆考卷三十四　　明　彭大翼　撰

君道

敬天

詩大雅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書曰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欽若



虞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昭事

詩大雅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顧諟

商書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先王惟成湯

時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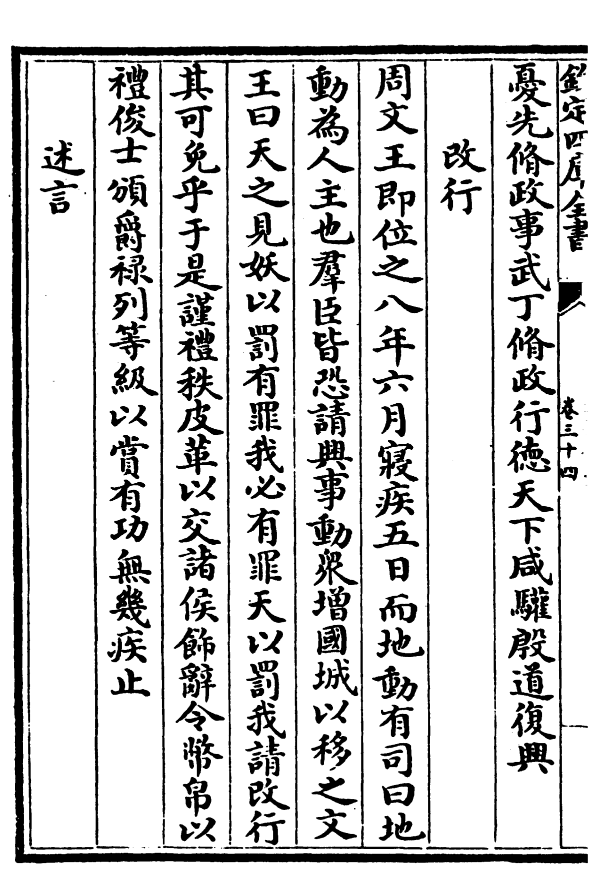
詩周頌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問疾弔喪

太戊時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七日大拱太戊懼其相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歟太戊大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枯死

脩政行德

武丁祭湯之明日有雉雊于鼎耳武丁懼祖巳曰王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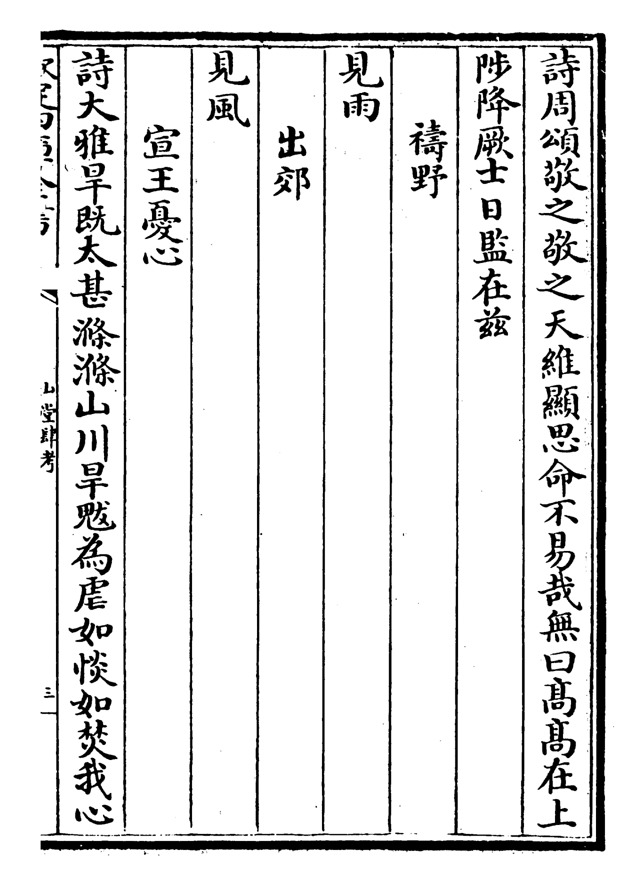


憂先脩政事武丁脩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

改行

周文王即位之八年六月寢疾五日而地動有司曰地動為人主也羣臣皆恐請興事動衆增國城以移之文王曰天之見妖以罰有罪我必有罪天以罰我請改行其可免乎于是謹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飾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爵禄列等級以賞有功無幾疾止

述言



詩周頌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兹

禱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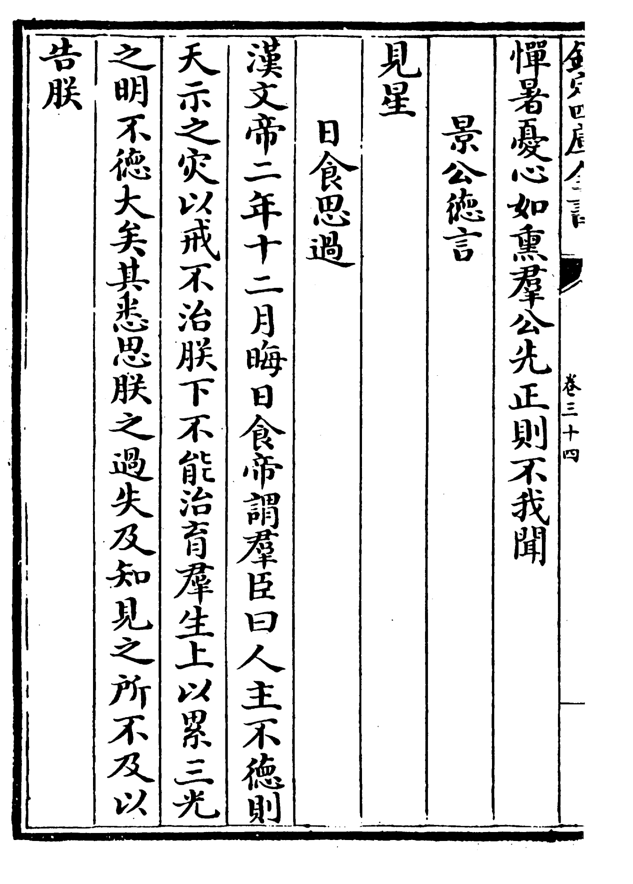
見雨

出郊

見風

宣王憂心

詩大雅旱既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



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

景公德言

見星

日食思過

漢文帝二年十二月晦日食帝謂羣臣曰人主不德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不德大矣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以告朕

日食念愆

東漢光武建武七年三月晦日食帝避正殿不聽事五日詔曰吾德薄致災譴見日月夫何言哉今方念愆慮消厥咎其令有司各脩職任奉遵法度惠茲元元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

痛心疾首

東漢和帝永元十二年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于道路朕痛心

疾首靡知所濟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上下同心庶或有瘳

減膳停樂

唐高宗總章元年四月彗星見于五車帝避正殿令中御減膳停樂仍令内外九品以上各上封事極言得失

彗見脩德

唐太宗貞觀八年星孛于虚危歷氐餘百日帝訪羣臣虞世南對曰昔齊景公時彗見公問晏嬰對曰公穿池

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為戒景公懼而脩德今願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而自驕彗雖見未足憂帝曰吾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為是乎吾何得不戒耶

彗出求言

宋真宗咸平之年彗出營室北吕端等言彗出之應當在齊魯之分帝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直一方耶甲午詔

求直言避殿減膳凡囚徒老幼疾病及流以下聽贖杖
以下釋之彗遂滅

祀靈山

見雨

罷元會

唐宣宗大中八年春正月朔日食罷元會

安民恤物

宋太宗端拱二年彗出東井帝避正殿減常膳詔曰朕

以身爲犧牲焚于烈火亦未足以答謝天譴當與卿等

審刑政之闕失思稼穡之艱難恤物安民以祈玄祐

克巳洗心

宋哲宗元祐元年旱上日自冬迄夏旱暵爲虐生民嗷

嗷無所控告永惟災變之來蓋不徒發非克巳思過洗

心脩德其何以答謝天譴恊致太和公卿大夫其勉脩

厥職共圖消弭

百拜禱天

宋仁宗慶歴二年五月大旱丁亥夜雨宰相章得象等入賀上曰昨夜朕忽聞微雷因起露立于庭仰天百拜以禱須更雨至朕及嬪御衣皆沾濕不敢避去移刻雨霽再拜而謝方敢升階得象對曰非陛下至誠何以感動天地帝曰比欲下詔罪已避寢減膳又恐近于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為善爾

四失罪已

宋高宗建炎三年六月久雨恒陰詔以四失罪已一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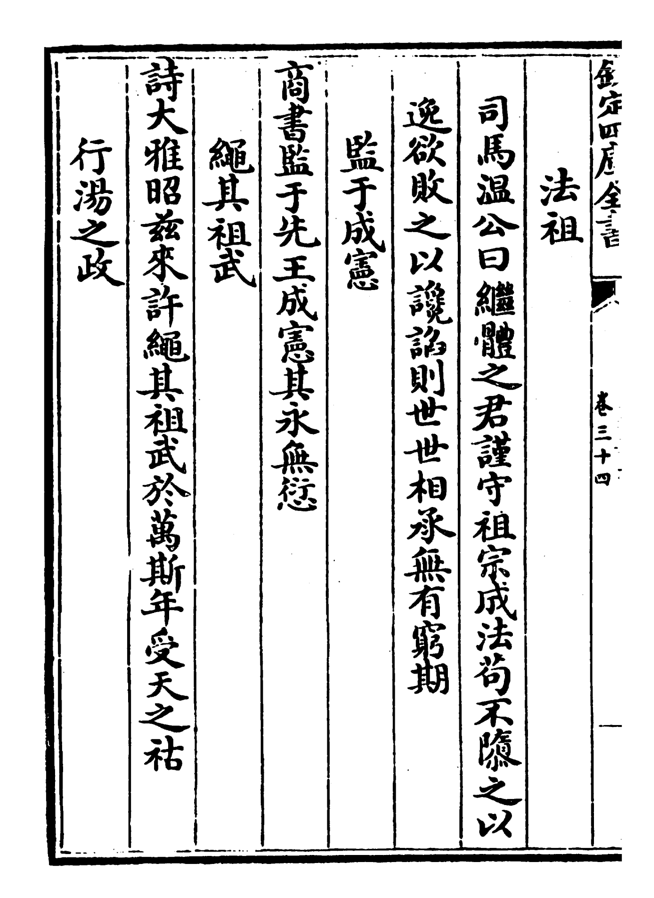
昧經邦之大略二曰昧艱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復詔郎官以上言闕政

樂聞闕失

見聖製

講行闕政

宋理宗淳熙五年十二月太史奏來歲正旦日當食詔以是月二十一日避正殿減膳命百司講行闕政凡可以消弭災變者直言無隱



法祖

司馬溫公曰繼體之君謹守祖宗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

監于成憲

商書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繩其祖武

詩大雅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行湯之政

按盤庚陽甲之弟自祖乙都耿圮于河水欲遷都于殷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我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脩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攸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

纘文之緒

中庸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

儀典

詩周頌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

繼序

周頌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同符高祖

東漢光武豁達大度同符高祖

取法仁宗

宋國子監丞張戒上書幾八千言高宗謂宰執曰戒言

朕有仁宗守成之德而不知太祖創業之志此言良是

朕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德洽民心至今天下誦之朕
心仰慕如堯舜文武故當立政用人之事朕嘗置在左
右朝夕為法至於太祖以神武創業朕不及也
遵奉制度
東漢明帝約身率禮遵奉建武制度海內乂安四夷賓
服有治平之風
遵行道德
唐憲宗嘗稱太宗玄宗之盛謂近臣曰朕欲庶幾二祖

之道德風烈不為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學士李絳對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遵行道德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

篋送御衣

東漢章帝嘗幸南宮閱陰太后器服愴然動容乃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常所御衣五十篋餘悉分賜諸王因賜東平王蒼及琅琊王京書曰間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舊

時衣物惟王有孝友之德令送光烈皇后假髻帛巾各
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
世子孫得見先人衣服之制按五時衣謂春青夏朱季
夏黄秋白冬黑也

屏書政要

唐宣宗嘗以太宗所撰金鏡録授學士令狐綯使讀之
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上止之曰凡求
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貞觀政要于屏風每正色

拱手而讀之

紹繼前烈

宋真宗謂儒臣曰朕念太祖太宗丕變衰俗崇尚斯文垂世教人實有深旨朕謹遵聖訓紹繼前烈庶警學者

先王成憲猶指諸掌孰曰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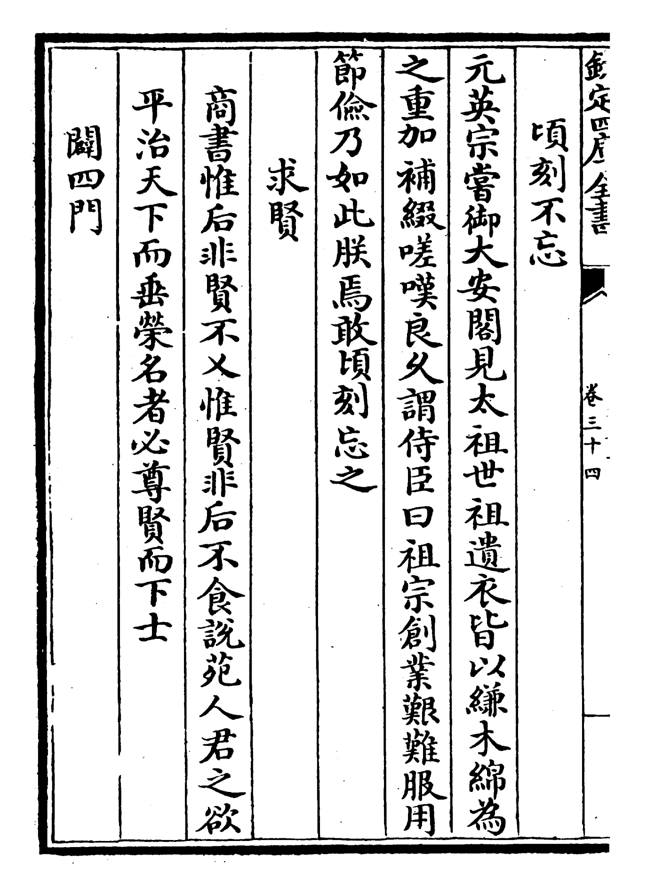
盡行家法

宋哲宗嗣位日以進學為益呂大防上言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

故也因疏其事親事長治內待外戚尚儉勤身尚禮寬仁八法以進曰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治天下帝深然之

念慮在茲

元仁宗御嘉禧殿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位為樂朕惟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疆宇兢業守成恒懼莫能當天心繩祖武使萬方百姓樂得其所朕念慮在茲卿等固不知也



頃刻不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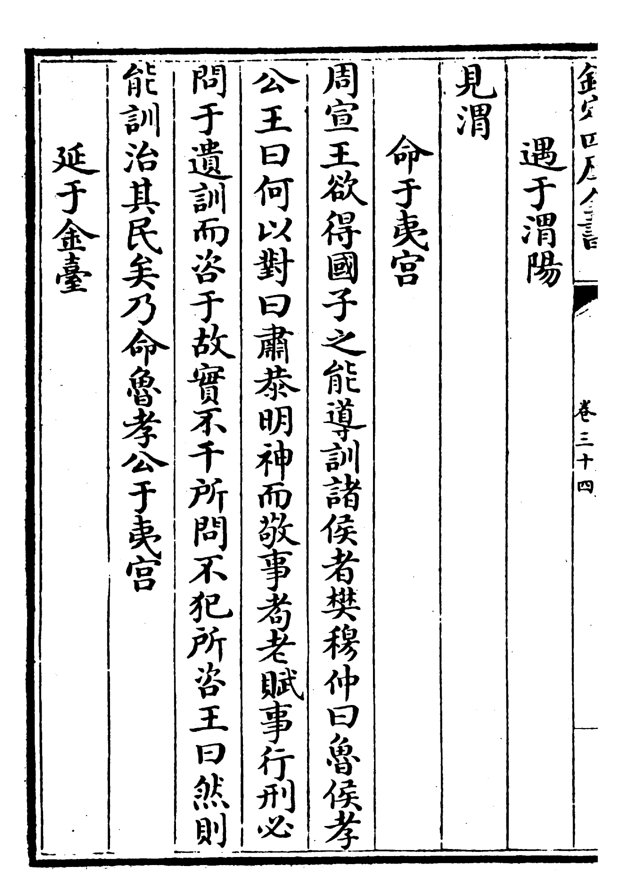
元英宗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以縑木綿為之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

求賢

商書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說苑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

闢四門

虞書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
達四聰
用三宅
周書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
宅曰三有俊克即俊
聘于莘野
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湯三使人往
聘之



遇于渭陽

見渭

命于夷宫

周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公王曰何以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耇老賦事行刑必問于遺訓而咨于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于夷宫

延于金臺

燕昭王于易水東南築黃金臺以延天下之士按綱目
昭王即位于破燕之後弔身厚幣以招賢者問郭隗曰
誠得賢士與之共國以雪先恥孤之願也隗曰古之人
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
金而還君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
不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
賢于隗者豈遠千里哉王遂為隗築宮而師事之于是
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

庭燎待士

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不至于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對曰臣非以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主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以自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于九九乎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攜而至

蒲輪迎賢

漢武帝雅嚮儒術以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二人薦其師申公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既至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

問于丙吉

漢丞相丙吉病篤帝自臨問君即有不諱誰可代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帝因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于法度曉國家故事廷尉于定國執憲

詳平天下自以不寃太僕陳萬年事毋孝淳厚備于行止三人行能皆在臣右惟上察之帝以吉言為是

訪于德操

瑯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自比管樂先主訪士于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亮龎士元也徐庶亦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自枉駕顧之備遂造亮三往乃見按德操徽表字也

遣詣公車

東漢光武建武七年詔曰比陰陽錯謬日月薄蝕百姓有過在于一人其大赦天下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覽試焉

可使絶國

漢武帝元封元年詔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

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絶國者

策問賢良

漢武帝建元元年舉賢良方正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之廣川董仲舒對策上善其言以為江都相

詔舉孝廉

漢武帝元朔元年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令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

依例進舉

唐高宗顯慶三年帝謂侍臣曰四海之廣唯在得賢卿等用人多存形迹護避親知甚為不取昔祁奚舉子古人以為美談即使卿等兒姪有才須依例進舉

録狀奏聞

唐玄宗開元十四年敕天下官人百姓有精于經史道德可尊工于著述文質兼美宜令本司本州長官指陳藝業録狀奏聞

試士集英

宋神宗時同知貢舉呂公著在貢院中密奏言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乞自宸衷以咨訪治道至是上御集英殿試進士遂專用策賜葉祖洽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

試士崇政

宋太祖雍熙中親試禮部貢士四百九十七人于崇政殿始分三甲錫宴于瓊林苑進士及第一人授節度推

官寵之以詩遂為定制帝謂侍臣曰朕親選多士殆若飢渴召見臨問覲其才技而用之庶野無遺賢

世家勿嬿

宋英宗謂輔臣曰館閣所以育俊才比欲選人出使無可者豈乏才耶又曰卿等為朕各舉才行兼善者數人雖親戚世家勿嬿朕當親閱可否

員數不限

宋高宗謂宰執曰朕思安民之道無過擇監司郡守可

令侍從公舉仍不限員數中書置籍朕亦書之屏風置諸左右

不拘資格

金世宗一日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格何能得人張汝霖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才帝曰昔崔祐甫為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才耶

必後文辭

元仁宗與宰相李孟論用人之方孟曰漢唐宋以來科

舉一途得人為臧令欲興天下賢能如以科舉取之猶
勝于多門而進之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
真材也帝深然其言

仁民

周濂溪曰聖人在上以仁育萬民以義正萬民真希
元曰人君為天下民物之主痒痾疾痛孰非同體故
君道必主于仁而為仁必極其至

加志

史云唐堯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窮民一民飢則曰我飢之也一民寒則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我陷之也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

恤功

周書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泣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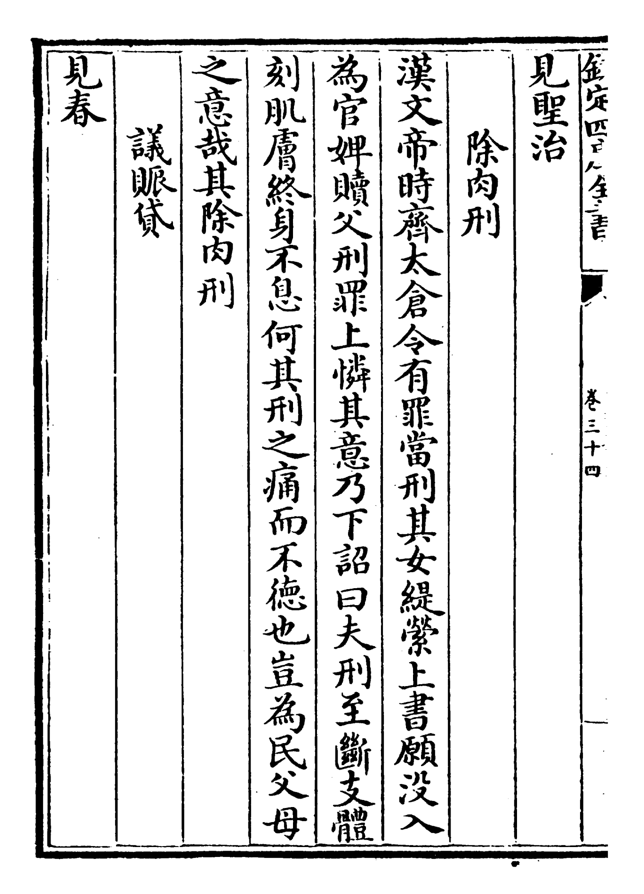
禹受舜禪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

道君王何為痛之王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我為君百姓各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

葬枯骨

新序周文王作靈臺掘地得死人骨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寡人固其主矣以衣棺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于人乎

除苛法



見聖治

除肉刑

漢文帝時齊太倉令有罪當刑其女緹縈上書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上憐其意乃下詔曰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議賑貸

見春

問疾苦

漢昭帝始元二年遣吏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

有親喪者勿繇

漢宣帝地節四年詔曰百姓遭凶而繇使不得葬傷孝子心自今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使得送終以盡子道

無家屬者給穀

東漢光武建武六年詔水旱蝗蟲為災人用困乏無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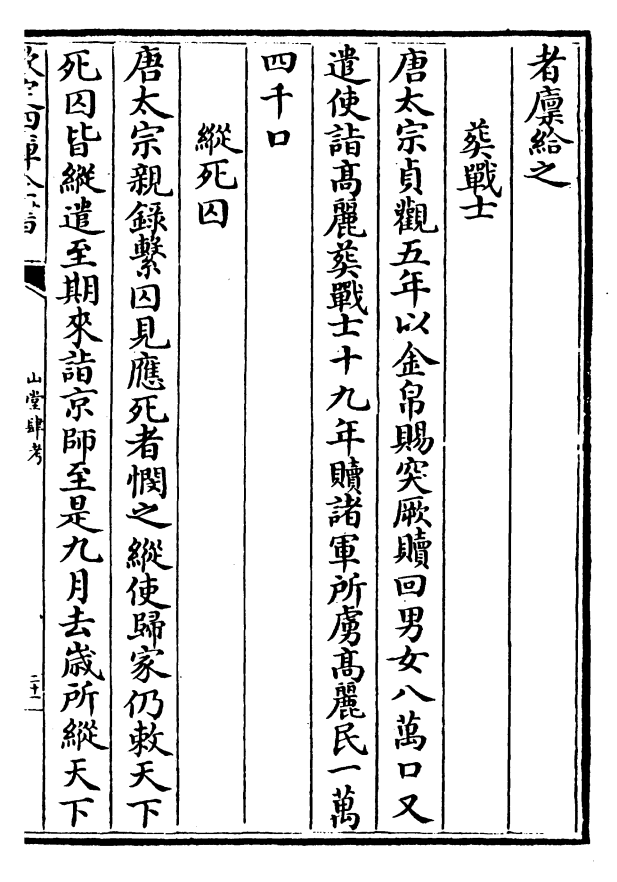
自瞻惻然憫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廩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

全活流民

漢成帝鴻嘉四年水旱為災關東流徙者衆詔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十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者務有以全活之

廩給嬰兒

東漢章帝元和二年詔嬰兒無親屬者及無子不能養



者稟給之

瘞戰士

唐太宗貞觀五年以金帛賜突厥贖回男女八萬口又遣使詣高麗瘞戰士十九年贖諸軍所虜高麗民一萬四千口

縱死囚

唐太宗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至期來詣京師至是九月去歲所縱天下

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貞觀中嘗詔收瘞隋末暴骸

欲人富貴

唐太宗嘗謂侍臣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黍不收則兆庶非國家所有朕嘗欲天下之人皆富貴惟省傜役薄賦斂令比屋之人恣其耕稼如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人少敬長妻敬夫如此則貴矣令天下皆然朕不聽管絃不從田獵樂在其中矣

問政寬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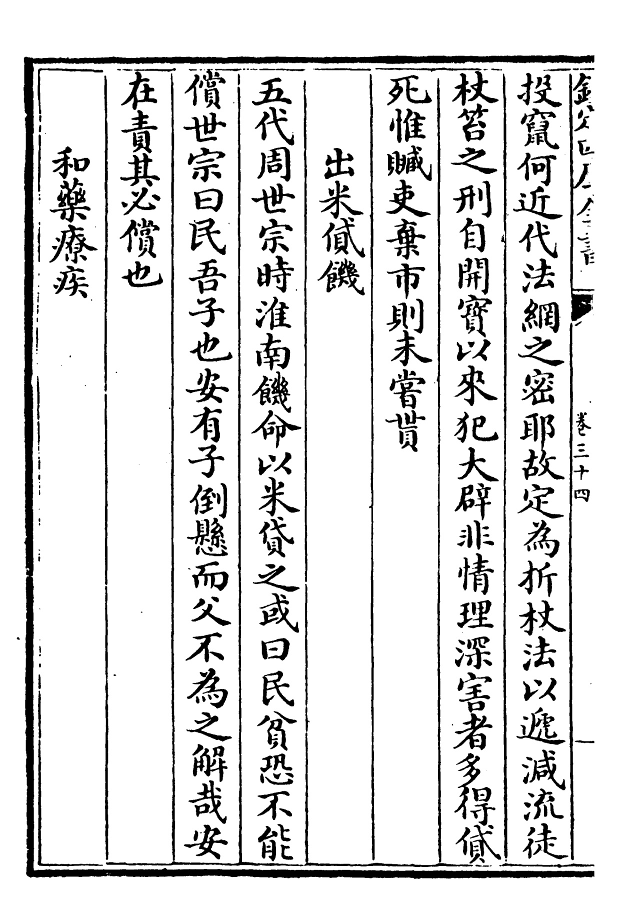
唐德宗問政之寬猛孰先權德輿對曰唐承隋苛虐以仁厚為先帝曰誠如公言

禁笞背刑

唐太宗覽明堂鍼灸圖人五臟之系咸附于背詔自今毋得笞囚背

定折杖法

宋太祖注意刑辟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



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定為折杖法以遞減流徒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贓吏棄市則未嘗貫

出米貸饑

五代周世宗時淮南饑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和藥療疾

宋仁宗時京師大疫帝出犀角二株付太醫局和藥賜貧民其一通天犀也内侍請留以為御帶帝曰以為朕帶孰若為藥以療民疾立命碎

置園養窮民

梁武帝普通二年置孤獨園以養窮民

給田養流民

宋仁宗天聖七年契丹饑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唐鄧州閑田以養之仍令所過給食

賜粥賑饑

宋太祖建隆元年歲大饑上遣使詣城門賜粥以賑饑民

出錢助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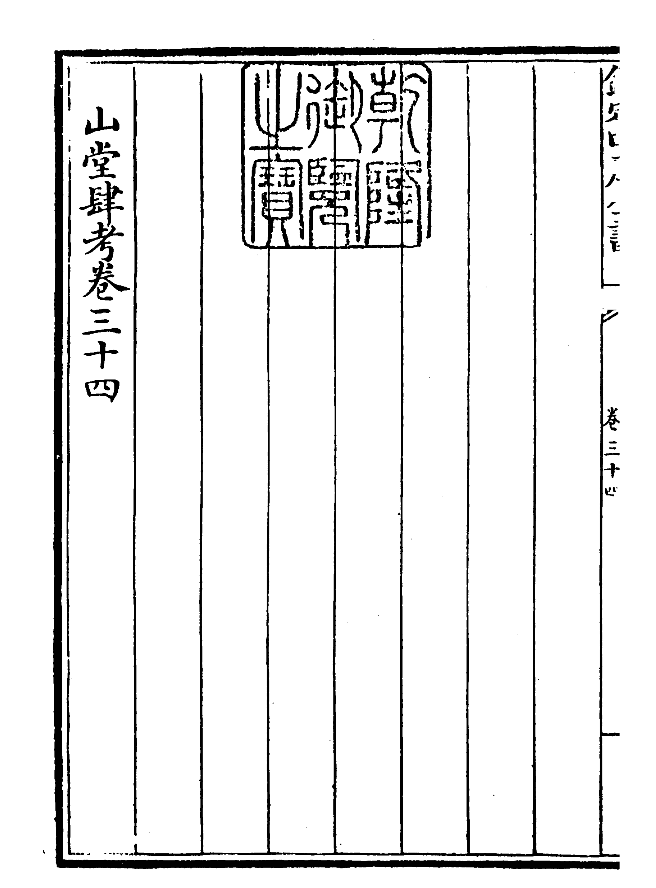
宋仁宗嘉祐七年詔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而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內藏庫三司共出緡錢一百萬下諸路助糴之

置常平倉

宋太祖時京城穀賤上遣使增價糴貯之俟歲饑則減價糶名曰常平倉

置廣惠倉

宋仁宗嘉祐二年詔諸州置廣惠倉初天子没入户絶田官自鬻之至是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别為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



山堂肆考卷三十四